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廉文集卷六

明 李時勉 撰

序讃

送周太守赴台州序

正統九年秋七月以台州通判貴溪周君旭鑑為本府知府從民請也旭鑑初為黄巖令六載有異政御史三司以聞詔陞府判以褒之仍理其縣事命下黄巖之民

歡呼忭舞老幼𤸃疾餓羸者相與慶於家曰吾屬幸有所依歸也隣邑之鰥寡無告者相與泣於道曰安得有如周君者來撫我也其或有不得其平者不赴訴其縣皆來訴君以求其平又六年治效愈益彰其間惠利之及人者不獨黃巖也仰望而愛戴之者不獨其民也故於其報政天官也郡民與衛卒數十百人相與謀曰君之賢一邑不足以淹之今其往倘為知者薦之朝廷留之京師則吾與若等失望矣盍列其治狀上請為郡守

苟得遂焉則一郡受其惠豈不幸哉衆咸曰然於是以其情封章奏進上果允其請擢陞令職將行國子生徐彬以其事告予求文以贈之夫牧民之職在通民情達風俗而後可以行政苟不通其情不諳其俗則其所施為必有拂其情違其俗者拂其情違其俗則雖驅之以刑廹之以勢有不得其從焉然則不驅以刑不廹以勢而能使之帖然而服從者是必有其道也今夫遠鄉瘠土之民貧而儉其俗質朴近郊沃壤之民富而奢其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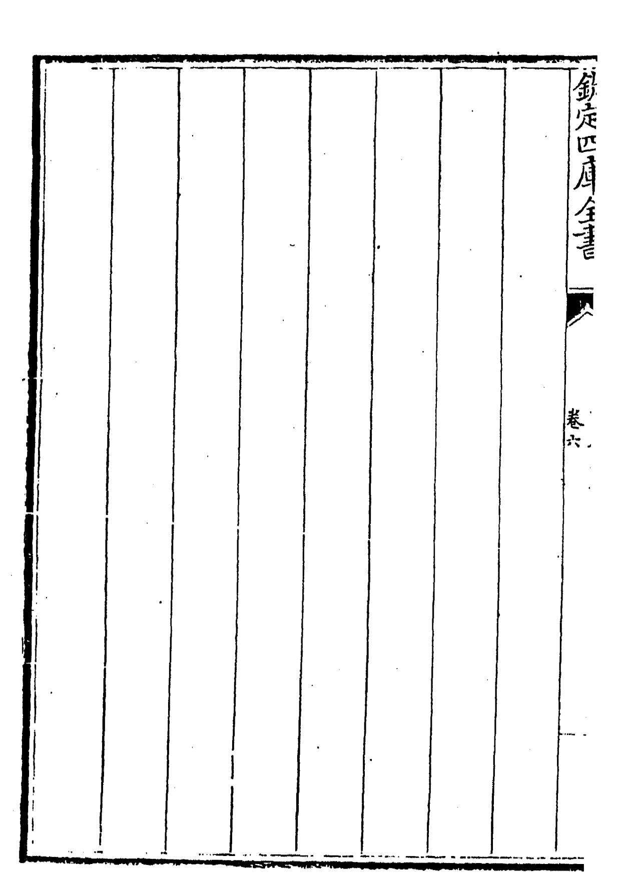
驕侈儉而貧則易與為善富而驕則易於為惡知其易於為善也必導其向善之意使之歡欣踴躍而不能自已焉知其易於為惡也必禁其非僻之心使之摧抑消沮而不得自肆焉凡號令刑罰動作施為之際輕重緩急抑揚取舍之中有導之之意寓焉而不使知其所以導之之方有禁之之意存焉而不使知其所以禁之之術如是則善者日勸惡者日懲舉陶於吾春風和氣之中而不知所以為之者而後為政之善也周君於是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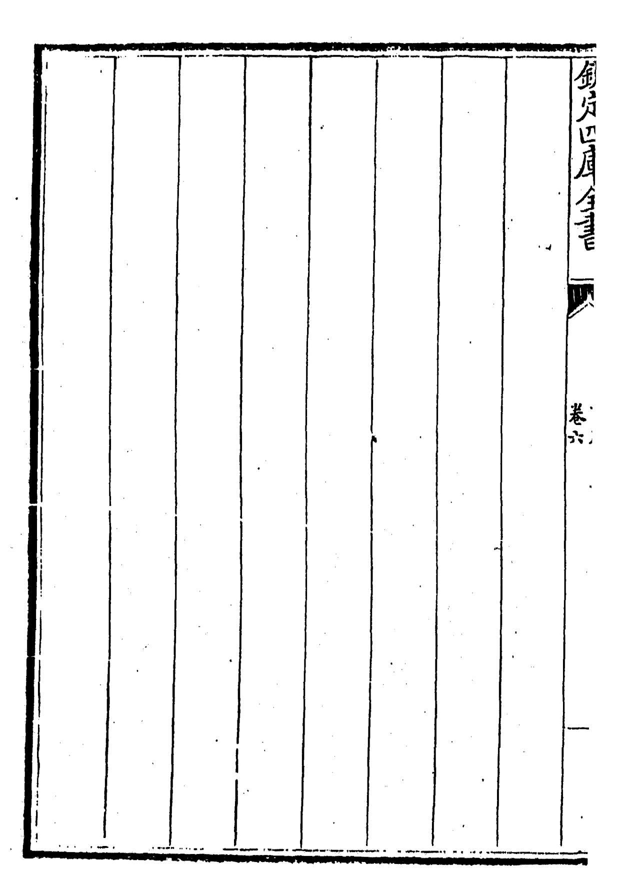
所優爲之何也熟於其民情風俗非一日也今之行特舉而措之耳其所成循良之政可以名於今與後而不愧乎古之人必矣於其行聊申其說以爲贈云

送史知府之任建寧序

皇上知守令之近民民之休戚係焉故嘗詔内外百僚舉所以堪任牧民者又命吏部簡在内久任而賢且能者授以州郡之職爲吏部者承命不敢忽夫以上之求之也爲至切下之舉之也爲不苟所司之所以擇而任

之也為不輕而膺命之日或猶有不滿人心者焉人果難知乎獨應天史君嘗為進士為行人既九年擢為建寧知府人則以為宜夫一受任之頃而人輒以為宜必能舉其職者也君性資聰敏問學闕





送張照磨歸鄉序

吾友張君友讓會稽抗直士也讀書能吟其爲磊磊落落不爲時俗所羈始以知者薦得福建憲臺照磨初至見政有是非輒公衆言其不可或不從必反覆辨論至窮極而後已故藩臬大臣爲之更令改度以從政者甚多凡有所爲必審思而行之曰得無不可張照磨意乎然敬而忌之每遇事有難理輒以委焉閩之地濵海而備禦有失政三司官同詾之時有獄牽連久不决憲府

命之往君至即日理出無罪囚四十餘人被枉以罪死者十九人獄上上官以為私置軍器將以貨利蠻夷烏可釋哉君署其案云竹盔紙衣乃防身之物非軍器也軍器必可貨者以此貨之果售乎卒盡釋之有中官率守關卒取民羌葉民衆共拒弗與中官教卒訴民聚衆拒采上供物者五百餘人所司令君逮捕之公曰我輩為守土官凡上供物皆當知今不由我而自取之果為上供物乎且五百人相聚為惡郡縣官宜知之何以不

言上官曰既以命汝自為區處無多言既而又曰好為
之彼意恐不怫也君不應首肯而出不過家徑至其所
取守關卒怒而笞之罵曰汝守關所以防奸乃棄而他
往於法當死衆皆泣下君顧同列佯曰是必有率之者
率之不得不往庶幾其有生路哉於是衆皆譁然曰中
官呼我我安敢不從君曰果然各具狀來逾時百餘人
皆至君問曰汝等相聚欲何為上供物可巳乎民皆曰
實非上供物蓋我民食檳榔羌葉耳彼欲私取貨之以

為已利故拒之凡聚衆必有為首者如不信訴者在此請問誰為之首卒戰栗不敢言君即馳還中官迎笑曰事如何曰卒皆云大人率之往民皆曰非上供物僕欲訊謫之恐激之有他變或奔訴於朝使大人受重責不便故還白之中官遽起握其手曰張照磨非君幾禍我矣惟所命君於是取訴卒與鄉長數人杖責遣之五百家遂得安君之為政若此者甚衆予之所聞者止此然觀於此則其他縣可知矣今年春君以考績來天官既

書最將還以疾辭得去歸其鄉予於是序以贈之見君之仕宦非落落於人世者也

送王大尹赴寧陵詩序

王氏安成故家孟常王氏之佳子弟今河南參政瀘顧之猶子監察御史體艮之從兄也明敏篤厚通知世務以國子生擢知河南之寧陵縣事寧陵民淳而事簡號稱易治凡邑有令有丞有簿有幕職寧陵獨不備其官惟令與幕職而已蓋以事有煩簡之不同也故仕於是

者往往優游閒適與民相安於無事終九載而去者蓋比比焉衆咸曰以孟嘗之才而居是邑不亦得其樂哉予獨以為非是今之仕為郡縣者得乎煩劇之地衆輒為之咨嗟嘆息以為難而斯人者亦消沮畏懼無復有為之志如得乎閒静之處衆輒為之歡欣歎羨以為喜而斯人者亦踴躍矜肆無復勗勵之意是二人者皆不能以得名於時者一則餒而懼一則驕而惰也惟君子則不然遇艱難而不懼益奮發以展其所素藴譬之干

將以剸犀兕而其鋩刄不折然後有以見其利遇閒逸而不惰益勤苦以求其所不足譬之江河以注滄海而其浩渺不息然後有以造其極孟常才優學篤固當付之以其所難而得此則為非宜然由是而益進進不已使其所造詣日高亦安知其非所以成其才而大用於他日也歟雖然予於孟常猶有告焉方今郡縣之吏惰於政務也甚矣民之疲於弊政也深矣聖明在上選拔賢才以任守令固將有以濟之能者旌之不能者罰亦

必及焉孟常勉乎哉孟常予姻友也而其職則牧民也為姻友而期於大用者私恩也為牧民而期之以盡其道者公義也孟常其亦勉乎其公義以副吾私心之所望哉

送孫知縣之任廬陵序

永樂十有八年秋九月以南城兵馬指揮孫公為廬陵縣尹吾友翰林修撰蕭時中相率作為詩歌以贈之而屬予序廬陵吉之大縣地廣而民衆家習詩書而人知

禮節重廉恥而有恩義苟得夫賢令長以治之而其所以懽忻踴躍以聽其號令服其教化若水之趨下而親之愛之若子弟之於父兄無難也自夫為吏者不知其所以長民之道或過於嚴刻溺於貨利椎擊而剝割之以殘其肌膚咀其膏血視其治猶商賈之區其於簿書期會猶且委而不顧而況於禮義教化之先務乎由是或以為難治者豈其邑之罪哉夫朝廷選任賢能以居守令舉千里百里之民以付之正欲其治以教養之若

父母之於子不能有以撫摩愛恤使之長育生息而反視之猶草菅然其疾痛愁苦罯不以動其中是果為民父母之道哉彼齷齪猥瑣者固無足責學乎聖人之道負贄者之名果可以若此乎公始由大學出知浙之新昌山東之清平皆以憂去服除調為兵馬南城所至俱有聲稱今之去為廬陵也廬陵之民何其幸哉其必能決去舊獘而惟新是圖以不負朝廷選任之意而無愧於其所學也審矣廬陵之民亦何幸哉

送楊大尹致仕還鄉序

前三十年予以憂制還鄉里懷忠館予其家受舉子業覩其學甚勤行甚篤蓋有志於仕進者也後十餘年予始見其充有司貢來京師卒業大學又後十餘年始見其得職為景陵令懷忠至官以持巳愛民聞于上下然不事阿容賢者固重之而貪濁者咸忌焉至生事端以撓之懷忠於是浩然有歸休之意而不可得者久之今年懷忠上計京師會朝廷篤優老之意於是堅以疾辭

得歸其鄉蓋自受職至今僅五六年而已噫以懐忠之仕何其進之難退之易耶夫進在人有不可必退在已所可必者一進退難易之間而懐忠之為人可知矣非其恬退自脩守已而循理能之乎懐忠歸其綸巾野服逍遥乎山水之間可以勝夫黻組輿馬之榮其林池田園之資可以勝夫廪禄名爵之貴而其東西南北去留行止惟其所欲無不如意則又可以勝夫官守之拘世俗之累豈不樂哉然予聞古之致仕而歸者非徒休其

老而已葢又將以教於鄉而化之焉此鄉飲燕射之禮所以不遺於致仕者其亦以此歟懐忠其知所以自樂矣乎俟予得請而歸與懐忠同其樂可也

送楊允謙還建安詩序

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楊公之從弟仲宜自閩來省公于京師將歸公命其次子允謙偕行中書舍人許鳴鶴曁其僚友相率為歌詩以贈之予備員詞林辱公之知甚深而予亦知允謙聰慧秀朗淳厚而好學恭慎

而習於禮自童丱時嶷然已有成人之志今既冠矣又得侍公于京師葢其學問益修而禮度益謹人皆謂公有子也比見貴家子弟仰藉父兄之庇輕裘細葛乘堅驅良馳騁於市里之間傲睨於閭閻之內往往為人所指議而非笑之有弗顧也此豈其性然哉葢失其教而狃於所習也惟允謙獨不然生乎閥閱之胄長於富貴之中而能脫畧浮靡屏斥紛華以從事於禮樂詩書之教揖讓進退之容頹然有以異於人而為士大夫之所

重者雖其性質之美要皆出於家庭之訓有以致之也不特此也仲宜篤於孝友之行不遠千里省公於此非篤于友愛者不能也而公又遣子允謙以侍其歸其愛弟之情又何如其至耶於是父子兄弟藹然於庭砌之間可謂椿桂齊芳華蕚相映矣何其盛哉京都人士瞻望其儀容者安得不興起乎雖然吾於允謙之行而復有告焉學問之進由於勤而或不能造其極怠以止耳允謙歸益勉而弗怠不至其極不止則他日之所造就

有以異於人而可以勸於人者豈止如是而已哉

送周孜穀還鄉詩序

永樂九年夏六月故人周孜穀氏與其兄德隆偕其叔父隆祥來別予去歸其鄉吾友王君瀘淵與周氏有通家之舊聞其歸首為歌詩以贈之於士友之在京師者咸作之而王君又屬予序予居京師有年凡賔客之至者無廣厦以為游息無酒食以相燕樂性復愚直不能為軟語以相媚悦自非交契之密而能以義相接其能

一再至而不厭者鮮矣孜敎始以税賦而來爲鄉人所
誣以其情達卒得直其兄與其叔父自其家來視之常
往還余官舍中與之瀹茗清論終日雖數來而不厭其
能知交際之義者乎予昔家居時嘗過周氏見其子事
父兄友其弟藹乎其情秩乎其有禮故吾樂與之交久
而益親既而别去數年幸得一相遇於此於其歸也安
得無一言乎雖然人之好尚不同勤詩書者不知金玉
之重重金玉者又烏知翰墨之爲貴哉故夫遺千金於

途未有過而不拾者而載書策以適四方終日不得一售焉况于予言乎周氏本詩禮之裔孜穀又聰敏能讀書而其兄與其叔父皆淳雅端重今而處患難之餘垂槖蕭然聞有遺之言者則欣然喜非其好之能如是乎孜穀之尊嚴添祥君與其婦翁戴君誠問皆號為知言孜穀之歸也拜二君之暇出吾文於筆硯間必為知言所取庶幾其不同見輕于重金玉者矣

送金武伯還新淦縣序

永樂二十一年冬文淵閣大學士兼翰林學士金公之次子武伯來省公于京師至之日公適扈駕北征還武伯拜舞膝下稱觴獻壽歡慶之意婉愉之色溢於邸第退而與賢士大夫交接往還從容溫雅謹於禮節而慎於言辭恂恂然無驕矜之態慢易之失人皆曰貴游子弟之賢者有如此乎明年春公遣之還詞林文學之士惜其别相與賦詩以贈之俾予為序夫公以偉才奥學事今上皇帝為侍近之職處心忠直制行潔白為上所

信任委以腹心古之所謂内相者不獨在乎命令制誥專職文翰討論潤色而已所以攄誠竭慮出入獻納圖惟厥政有以契乎宸衷當乎事理固非衆人所能及其際遇之隆寵錫之厚亦非羣臣所可擬而公猶自視欿然未嘗以矜巳而誇於人豈非厚德之士乎故武伯得義方家庭之訓涵濡漸習之久以礪其文行成其德器不流於習俗之偏而稱其為故家賢子弟者豈偶然之故哉雖然公負其道德之美以佐天子敷施教化陶鈞

萬類俾無不遂其生得其所而皆由於仁義禮樂之中樂乎雍熙和洽之治功著於國家名昭於簡策將使天下後世之人瞻望企慕有不可及之歎寧獨刑於家庭之間而及於子弟而已耶故吾於武伯之行序以為贈使人知公之大者如此而武伯之賢將必嗣其業豈止於今所頌美而已武伯亦尚勉乎哉

送管毅汝序

書臺管氏子恂倜儻而好義嗣子毅汝英偉俊邁有父

風予曩家居時獲交其父子間甚厚其後忝進士列官於朝濶别不相見者葢十餘年矣每因人往來問道鄉故人情風俗與往昔異者甚闕

轂汝事其親孝敬不衰而待其異母弟友愛深至者無異辭為之闕以為故家流風餘韻猶尚存焉其必有觀感興起者今年冬轂汝以公家事至京師將還過顧旅舍握手歡甚欲久留以罄予懷轂汝則以其尊嚴卧疾於家而其弟幼弱即買車促裝犯霜露戴星月晨夕南還以奉湯藥為

急不能一日留也嗟夫毅汝果孝弟人也耶不然何其聞與見焉者合也雖然吾於毅汝之行深有感焉孔子美子賤之賢則曰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昔吾居於鄉見前輩舊德以孝弟禮義訓教其子弟而子弟之所以更相戒飭以奉承其訓而不敢違故人情厚而風俗美今吾居數千里外見鄉之罹患難父兄子弟之不相顧者比比皆是亦獨何哉豈鄉之所謂善士者少耶何其今與昔之所見者

相去之遠如此故吾于穀汝之行深有感焉穀汝歸鄉人庶其有所感發而興起則其欲與子賤之君子與鄉之善士者將必來取法而風俗淳美之如曩時者蓋亦易矣吾於穀汝之歸卜之

送羅知州赴廣德詩序

永樂十有九年夏四月皇帝以天下藩臬之司郡縣之任未盡得其人乃命重臣四出考核察其賢否廉汚勸賞而黜罰之命下之日四方遠近之人莫不歡忻踴躍

以為慶幸而吏部之用人也亦詳慎而不敢輕焉於是吾友羅君坤泰以庶吉士起授廣德知州將行朝之大夫士相率為歌詩以榮之屬予序予惟方今郡縣吏其不職也甚矣始也當都邑營建之時四方朝貢之集其供給之需科徵之務國家經度固有常法而因是以徇其私者十常八九財用已匱而其欲無厭故政日以弊民日以困雖重法以繩之嚴令以禁之而不知止也其間能因其經度之常以卹其民人幾何其人哉於乎向

之所為固或有由也今也經營既已停息矣四夷既已罷通矣徵斂百需之費悉已蠲革矣其壞法困民之罰復宥釋而咸與維新矣於斯而不思所以滌刷穢慝遵循矩度而尤於濫而不知檢是宜國法之所加而無足恤者矣雖然吾常以為用人者之過也何也蓋守令之職至不輕也乃或舉於凡民之中而以其人材之偉或拔於胥吏之羣而取其刀筆之能或循夫資格之常而不顧其庸駑之材目未嘗覩夫民之艱苦心未嘗辨乎

事之是非國家之法度未之或聞也政治之設施未之或習也皇上所以愛民恤刑之意未嘗一經其聽慮一旦驟而授之以牧民之任彼懵然而莫之省乃以其所得之任為貨利之資貪虐自恣無所顧忌雖警之而不悟宥之而不知改者其性習然也今吾坤泰歌鹿鳴於鄉而來京師一舉而第進士為吉士翰林出入廷陛之間近聖天子清光其於國家之典民事之常致治之務固已通達而練習之皇上所以愛民惓惓之意亦飫聞

而識之非一日矣舉而授之是任豈不當歟使用人者皆如是舉也亦何足過哉而受任皆如吾坤泰也又豈有前所云者之失哉以坤泰觀之其他有不侔矣於其行故有以贈之

送吳善存還鄉詩序

善存予姻友也其尊府壺翁先生為楚府教授還鄉祭祖時予為縣庠生得拜識其顏面儀容儼雅言論溫然使人望而敬之即而愛之雖與之久處而不厭惜乎其

復往而不能留也其後先生歿於開封而予在翰林為之一出涕先生歿後之四年善存始以其喪歸葬翰林學士解公為誌其墓今少傅兵部尚書泰和楊公游武昌時與先生友善見所撰誌謂善存曰先公德善尚有可書者學士蓋未知也善存欲得其詳公曰他日當為汝書諸墓碑是後善存以家門多故未暇及此又三十年忽憶公言買扁舟徑詣京師拜公館下求焉公既老負國重任論道經邦之餘有求其文者堅拒之及善存

至欣然曰子如不來吾亦將書以遺子況子來求邪即
次第書之以授善存善存喜曰吾奔走六千餘里而來
獨為此也今得之足以慰先人地下復何憾即日促裝
歸鄉之士大夫皆賦詩送之以其序屬予方今世俗之
子弟於父兄之仕也相與還往省視絡繹及其一遇禍
患或至於死亡也則絶弗復顧遂使流落於遠方埋骨
於異土四時享薦祭掃之際畧不一動其心焉尚肯留
意於銘誌碑刻跋歴險阻求之於數年之後而圖為不

朽計邪斯人也豈獨無孝弟仁義之心哉由鄉無善俗以為之勸而親戚故舊又莫能告之以其道故終迷而不知信也由是觀之善存其亦賢於人已乎諸君以是重之使聞善存之風或有感發而興起焉者是亦厚風俗之一助云

送劉彌劭赴高縣序

士之仕也有得失取舍升沉榮辱之不齊惟讀書達道者為能安之蓋讀書者必達乎道達乎道必安乎命安

乎命則得失取舍升沉榮辱舉不能動之不然則妄意以求之違道以干之既不足以得之而或至於喪敗者有矣彌昺自少聰敏勤於學問入縣庠為弟子員諸生多讓其賢既舉於鄉郡試于禮部同進之士多第進士而彌昺獨得補外校官以去或者為彌昺惜之彌昺曰此吾命也且吾學之未至耳豈有司之過哉欣然就道無所辭既兩為校官坐事左遷縣幕職人尤為彌昺惜之彌昺曰此吾命也且吾行之未至耳豈所司之過哉

欣然就道無所恨一則曰命二則曰命又深罪乎已而不尤乎人非讀書達道之君子其能然耶今之士好高負氣一得卑秩輒奮然不樂故有居幕職而與縣宰抗者是不安乎其分者也不安乎分將何導民以禮哉彌昜能安乎命則必能安乎分其去高縣必有可觀者焉彌昜有道之士也夫道化民之本賛百里之政每事必由於道而無所厲乎民民其有不化服也哉彌昜行交游之士皆賦詩以贈之而予為之序云

送義民允謙還安成詩序

仁義人所固有者而鮮能行之以其所固有而不能行豈以仁義為不足行邪以仁義為不足行則必輕乎仁義矣輕乎仁義則必重於利重於利則必忘已以求之雖殞身滅性有不暇恤也殆將孜孜焉惟利之是營而惟日不足矣以其所不足之心而欲使之推其所有以及於人其能然哉此仁義之所以不行而行仁義者之所以難得也朝廷務養民之政而行備荒之術詔民有

出粟以助者降璽書旌其義而復其家吾邑聞命而起者四人謝氏允謙其一也出粟二千石以實官廪使者以其名聞襃賞之如例允謙來謝恩闕下又賜膳於光祿遣還翰林編修吳與儉嘗從游其尊府之門而交於允謙久且厚者賦詩以贈之謂予宜為序夫天之生物所以養人者也生物而多于人所以使之用而有餘也然不能均與之不在乎此則在乎彼故有富有貧者焉有餘有不足者焉以其富而有餘給其貧不足者亦理

之常也天之道也若夫居積豐厚而不施之人者背乎天也背乎天者則必棄于天矣何也人之所以豐盈而富厚者天之為貧不足者寄也知其為天之所寄也推之以利乎人則有以合乎天矣合乎天則可以長有其所有以濟人之所無而不為天所棄矣謝氏邑之大家允謙謝氏之賢者其尊府復古先生篤學老成士也丁亥歲旱吾以內艱家居過先生適先生自百里外禱于龍潭還設壇于里高山延道士誦經其上晨夕謁禱焉

吾曰此天災人力若之何先生曰至誠感神古之人有行之者我何為獨不然且我家可自給一鄉之人不食我能獨食耶其後果得雨鄉人賴之伯兄允濟尤好善樂施嘗以詿誤至京師見道路廢疾餓丐者掇巳所有與之不慊在憲獄得白出其衣衾之類悉以與所識窮之者及歸行槖尚千錢盡舉以濟人之不給者則是允謙之所為如此者其父子兄弟之間性習所常然不足多也第以吾邑近四萬戶以四萬戶之多而尚義者纔

四人焉則允謙可謂難得者矣允謙行吾徒儒者也貧不足者也虛言以為贈於允謙固無益也又何益于鄉之人哉雖然鄉之人若允謙之富而有餘者不少也歸而出吾斯文於座側觀者必有感發而興起焉則庶乎尚義者之多而於鄉之人亦庶乎其有益也聊以允謙之行卜之

顧東起廬墓承旌表序

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雖終身有不釋也况初喪之際

也耶初喪之際擗踊哭泣水漿不入口而柴毀骨立者
此人情之常也而於既葬則有負土廬墓不歸者何也
蓋朝夕承歡於一堂之上問安定省無所違離一旦有
死生之隔其忍遽棄之中野一去而不顧耶此所以有
負土成堆倚廬於墓者又孝子之至情也情之至而足
以動天地感鬼神致祥異載在史傳古今爭相傳誦以
為難得豈非以能盡其道者鮮耶太醫院士峴山顧暘
東起喪其父菩庵處士自北京扶柩走數千里歸葬於

江寧長山之原與其母張氏同窆焉既葬手植松柏數千株結廬墓次晨夕奉侍進爵進饌悉如平時哀至則哭有烏鳥數百翔集於林木麞鹿六七馴擾墓所相與鳴號若乎哀者然及三載又有五色芝草産於墓上人皆以為孝感所致相與言於有司有司以聞於朝廷嘉之詔旌表其門隣曲交游之士相率徵予文以慶之東起誠孝子也往年有韓院判者與善庵一語不相合舉東起使日本東起即治行告辭於善庵善庵曰日本在

東南萬里外經涉海濤奈何東起跽曰朝廷有命安敢以艱難辭不肖行矣大人慎無憂善庵亦喜曰吾兒能盡心國事吾又何憂既而東起果無恙還而韓巳物故矣人又皆曰東起不獨能孝於親而又能忠於國使為子為使者皆如東起也則士之見稱世者不少而東起為不足多矣是則東起之見重於朝廷者豈徒然哉誠足為世勸於是序以褒之

贈右覺義無言上人住持大慈恩寺序

為佛氏能自重者則必為人之所重蓋自重則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夫求諸已而已益以脩不求諸人而人樂以從此儒者事也為佛氏之教而能儒者之事得不為人所重哉僧録司右覺義無大能仁寺住持無言上人議公金臺名家子也性敏慧履行端懿幼從今闡教月庭師學西方書一過目即了大義及長詞翰戒行度越等倫永樂中嘗預讐校大藏經典無何遂總其事宣德中蒙恩擢用今職兼住持大能仁寺以誠恪端謹歷事

四朝為諸僧稱首遂奉詔入大藏經館總督校正今年秋用薦蕆住持大慈恩寺命下之明日柏林寺住持淨嶙等相率徵文贈之予性簡率於方外人少接及來太學與柏林密邇故與淨嶙師相識來求予文欲以為無言重也因念往年與吾友楊公宗昜數遊慶壽月庭師每延入方丈焚香瀹茗坐語移日其後予與楊君俱縻於職務不得與月師數相還往今三十餘年楊君已物故而予與月庭師亦皆老矣幸聞其有高徒若無言者

願一識焉故不辭而為之言昔魏晉唐宋以來賢士大夫與方外人交者習鑿齒謝靈運白居易裴休柳子厚蘇子瞻黃庭堅諸公皆名重當時故道林遠法師休上人之流亦由以見重一時而垂耀至今若上人者力於自修不污流俗固無讓於道林輩惜乎予言不足以重之而上人以名家之裔出遊空門超卓有戒行旁通乎儒雅淡然自足無求於人則其能自修而自重也審矣又奚假於予言為哉雖然求諸己而不求諸人固儒者

之事勤於始而怠於終尤佛氏之戒上人誠能事其所事而戒其所戒則於教法將無所而不至矣以是而為上人贈顧不輕也衆咸曰然遂書以為序

榮養堂詩序

凡為人子者莫不欲致養於其親而或有不能者焉亦莫不欲顯榮於其親而或有不得者焉能得其養矣而或有不知其所以為養者焉為民而居乎畎畝之間耕鑿商賈足以備甘旨之奉然或有水旱癘疫之不齊飢

窮困苦之不一而又有官府發名之役雖頃刻以求其身之安且不可得尚安能以養其親也耶為士而居乎庠序之間讀書學問足以榮三釜之養然或貧與累黜於有司充貢見退於禮部而又有會官遴選之嚴雖欲遂其心之所求且不可得尚安能以榮其親也耶無水旱癘疫之災無飢窮困苦之憂不見黜於有司不見退於禮部可以盡其養而致其榮也矣乃或有好勇鬬狠以觸官刑貪黷暴虐以干國紀憂及其親而恥辱逮焉

此其不知所以為孝者也孔子曰謹身節用道先王之法言行先王之德行此所以為孝之道而養親之實行也姑蘇韓公雍其尊甫幼以間右徙居京師公游郡庠以清才實學一出與名進士既躋膴仕為賢御史二親具慶皆年餘六十康強無恙士君子為題其奉親之堂曰榮養非以譽之蓋以期望之云夫高車駟馬旂旐導前尊甫居京師固常見之不足為榮也食前方丈日用三牲尊甫之殷富可以自具不足為養也惟膺夫推恩

之命褒嘉之寵歡忻娛樂光耀始終畧無一毫顧慮以
怫其心志則其為榮養也至矣公在柏府操行端正朝
之士大夫多重之為之嘉禮按巡江右聲望凛然見事
明敏而處置精詳存心寛厚不為赫赫之威而郡縣之
間聞其風者莫不畏慑由此觀之高官大爵公之所宜
有則其所以為親榮者豈止於此而已公尚勉乎哉非
公之賢士君子安得以此望之予亦安得以此言之使
還拜慶之餘出斯文於座側尊甫見之必將曰是意也

先生既言之吾尚何言哉吾兒能行之吾尚何憂哉昔人曰榮名以為寶吾其寶之哉若然則父子之賢於韓氏見之士君子於是歌詠之而予又為序之

先哲讃并序

嚴州教授王原得先代諸賢畫像後有名公題識予獲披閲見其風神氣韻有足使人敬慕者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尚友也觀此則尚友千古之心自覺有不能已者為作讃詞書以歸之時勉拜手

伊尹讃

興聖事業耕野之時既膺三聘措置無遺惟昔耕野怡情養性幡然而起勛業誰並

傅説讃

胥靡傅巖欽承相位霖雨蒼生功蓋萬世

太公讃

一竿渭水澹乎此心既出鷹揚名垂古今

顔子讃

簞瓢陋巷自樂其天夀雖不永正道攸傳

曾子讃

一貫之旨默契於中斯道之傳獨得其宗

子思讃

先聖之裔道徳所鍾欲知其人在乎中庸

孟子讃

推明聖道攘闢異端仁義之言萬古永傳

周子讃

上無與比下無與倫遠紹絶學覺我後人

明道讃

天資粹美氣質清純道徳之懿陽煦春溫

伊川讃

性貭剛方踐履篤誠先聖矩度後學凖繩

朱子讃

折衷羣言歸于純粹聖道昭明萬世無斁

君親二讃

金華義官某作思君思親二詩見示予謂二者人道之本人之生世奚庸而不思乎為續二讚于後俾世之忠孝君子各勉於所事也

思君恩讚

君者身之所養也爵祿之榮名位之重天高地厚報施無由君恩之重有如天地思欲報稱其何能至瞻望闕廷惟恭敬止竭盡庸駑斃而後已

思親恩讚

親者身之所由出也生成之德撫育之恩夙夜思之其何以報父母之恩昊天罔極欲以報之於何庸力河源可窮海波可息悠悠我思其何能釋

僧房四讃有序

京師近郊有貞明寺予與二三友游至其地坐僧房中壁有白玉蟾鉄拐寒山拾得四像僧官指求予讃為之讃曰

一塵不染五緼皆空闕中夢覺詠月嘲風

跛而能履靜而通神一拐闕戲鎮古長存

行無所寓止無所求萬有皆空誰與同流

去來無跡無姓無名既悟道妙一笑同聲

古廉文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廉文集卷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李安國

古廉文集卷七

明 李時勉 撰

表

車駕幸太學謝表

泰運宏開光啓雍熙之治重明麗正茂昭經緯之文辟雍式睹於告成聖駕特蒙於臨幸衣冠咸集海宇同懽恭惟皇帝陛下睿哲文明剛健中正聲教被乎四海道

德冠於百王聖學緝熙舉經筵之盛典文謨丕顯新胄監之宏規廊廟煥金碧之輝聖哲儼威儀之雅斯文郁郁振古罕倫成功巍巍於今乃見念祖宗曾勤於龍馭宜聖明躬睹於虎闈璀璨有容籩豆加飭陳詩書而敷帝王之訓因富庶而宣教養之方曠世稀逢清時榮睹瞻依天表聆訓飭之綸音拜舞橋門感作興之恩意是皆皇上至仁大德聿彰文運之鴻猷斯實國家重熙累洽化成天下之偉績也臣等粗知章句忝職師儒叨承

寵遇之隆愧乏涓埃之報天長地久祝聖壽於萬年日照月臨仰皇明於八表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陳情乞致仕表

臣草茅賤質樗散微材十六而游泮庠從師講學三十而登進士釋褐飄纓選入翰林首被文皇之隆眷使居秘閣博觀先聖之遺書既九年而擢屬秋官未三載而名與史事自兹七命膺禄秩之益崇歷事四朝沐恩榮之甚廣叨荷聖皇之寵命授臣掌教之清班受職蒙恩

所當戮力反躬度德實匪其材譬猶下乘之駑駘空負
上糟之菽粟今臣行年七十之上而疾病交侵居任三
紀之餘而涓埃無補昨者敷陳愚悃懇乞歸休皇上垂
念老臣未賜俞允而愚臣亦戀明主敢遂閒安第以枯
朽之資不堪委任之重昔也徒持文墨議論何曾有益
於朝廷今焉幸當教育賢才豈能有裨於聖化正宜堅
葵藿之誠心可惜廹桑榆之暮景形骸潦倒精力衰頹
尋常於庶務之施行或記一而忘十朝夕於諸生之訓

誨每語後而遺前言則氣不續聲行則筋不束骨臨政多怠慮事不精雖使竭犬馬之微勞終莫報乾坤之大德徒有妨於賢路終無補於明時伏望聖慈許其致仕俾得棲身畎畝全三尺之微軀擊壤康衢祝萬年之聖壽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說

文說

進士劉球求樂既登第將歸過予而請曰吾昔所學者

科目之文也今承命得還鄉以績學於家將盡棄舊學而惟新是圖其道何由子曰子之所謂圖其新者其至於道耶將惟在於其外之文耶志於道則昔之所學者固無悖焉而文不外是矣如惟事乎其外之文而不究其實焉則雖學之勤而求之切吾未見其得也夫六經之所載者皆聖人之言未嘗有心於為文而文從之者其道在焉耳讀其書則思所以窮其理誦其言則思所以行其道由乎仁義之塗而不汩於利誘之私使其氣

充而理得則其發於文者自優然而及於古豈有異術哉雖然王荆公嘗云文章當先體製而後工拙必知乎體格變態之高下於是從而由之則庶不眩瞀而流於卑弱不知乎古而能有及乎古葢未之見焉堯舜三代辭簡而理備渾然深以厚不可尚矣先秦兩漢去古未遠雄壯博雅未易及也自是而降至於唐宋作者益衆然能追蹤乎古人者不過數人耳是皆道明德立之士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豈偶然哉下至魏晉六朝五代

之間流於磔裂而純駁相雜者要在慎取之耳至於今之所謂時文者特掇科求仕者假是以進焉雖其文體輕浮疎淺而於道則未嘗戾也道在是而不戾則由是而進於古也不難矣求樂歸而求之吾知其新之所得者固沛然有餘矣且求樂之先能為古文者若容窓先生至今人猶傳道之以家學之舊而又以求乎古則進而至於古也將自有所不能及矣

易說

南昌涂彦昌作玩易山房為退休所命其子來京師求予言彦昌善先天數學以人之生年月日推其富貴貧賤壽夭死生禍福患難如指諸掌其所玩果易之所得乎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一本諸理因其盈虚消息而知進退吉凶死生禍福而避就之故常有吉而無凶得福而少禍後世搜探其奥以推測宇宙古今之運天地陰陽風霆變化之妙因以及乎人物貴賤貧富壽夭之不齊此易之緒餘也若彦昌之所玩其古聖人所作易乎

抑後世所探之緒餘也古聖人之所言理也後世之所探緒餘也數也論理而不論數可論數而不本於理不可不本於理則將涉於虛無妄誕而無所歸矣故吾欲與彦昌一論之進退存亡數也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明於理也易之所言故如此彦昌其以是玩之京房善易而以欺詐招禍虛中知命而以餌丹求仙由其知數而不知理也彦昌其慎之哉

琴書說

廬陵彭翔漢年富而聰敏能鼓琴又知讀書好文辭嘗闢一軒畜琴一張書萬卷來徵予言子聞琴者禁也所以禁止其邪思以就夫中和之德者也書者著也所以著聖賢之言而使之求其道也古者聲樂未作伏羲始制琴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由是聲音起焉聲有宫商角徵羽被于五絃厥後黄帝之作咸池堯之大章虞舜之作簫韶禹之大夏湯之大濩周之大武得有所因者皆權輿於此古者文字未立伏羲始畫八卦以通神明

以類萬物之情由是文籍生焉易有彖辭有爻辭以斷卦爻之吉凶至孔子又作十翼而文辭於是益盛厥後典謨訓誥之言國風雅頌之什禮樂制作之文褒貶筆削之旨得有所紀者皆本原於此故論聲音而不本於伏羲之琴韻者非知音者也論文辭而不本於伏羲之畫卦者非知文者也然則琴樂之器也書載道之器也君子無故琴瑟不去於前詩書不釋於手非以徇耳目之欲縱玩好之娱蓋以其有益於身心者固非尋常外

誘之物之可拒也誠能因是以求之而不怠焉以養其性情以明其道義則中和之德可成聖賢之域可企而為君子之歸也不難矣翔漢以是名其軒可謂有志之士也世恒言有志者事竟成翔漢勉乎哉

化導說

詩書禮樂之化人易易也而或者以為難子不知其何以然也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人之所固有者不以華夷而有間但其日用由之而不知其自有聖

賢者懼其終不之知則三綱五常之道壞亂極矣不惟壞亂胥入於鳥獸之羣而不能變也矣於是筆之於書庶乎有能以之而教乎民使知其道之爲已之所固有者而能盡不至於鳥獸同羣此古聖賢之用心也今有能以古聖賢之心舉詩書之所言以教導之彼以其所固有者而聽乎詩書禮樂之言歡然以由於其道不煩鞭朴而自不出於防範之外者則豈不易哉夫鳥獸產於山林其去人也遠矣茍拘而教之其拜舞跪起言語

歌詠莫不如人意者非其性然也教使然也况於人之靈於物者不可以教也歟予友彭冲霄以永樂甲午鄉貢分教貴州之普安本夷獠之地素不習詩書禮樂之教冲霄至擇其秀爽者日夕訓誨而督責之不惟其言語文字之間而又導之以躬行踐履之實未踰年而風俗大變詩書禮樂之習蔚然可觀視中邦無異學校之士頹然而出咸欲効用於時而貴州初未有科貢之設士無由以進冲霄知其然遂以聞於朝俾附雲南試使

有出身之望宣德己酉貴州中者果三之一而普安有預選者由冲霄始也以是覩之世之子弟違綱常悖禮義而同於無知之羣而不知自反者豈其罪哉實父師之不能教使然也夫以無知異類蠻夷遠方盡心以教之宜若自然况於中國禮義之俗之易易者乎冲霄考績天官陞教祁陽交游之士重之皆贈之以言予以冲霄之教於普安且如此而况於祁陽也哉雖然教者貴於不倦學者貴於自勉予故為此言以為冲霄頌且以

為祁陽之士勸也

師友說

宜章彭先生友諒分教蜀之溫江既滿入京調安成衆咸謂予安成人能無言耶予曰然韓子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者也夫所以為教者必由於是而後其教行其所以為學者必由於是而後其學進是故為師者道既充矣而必為人傳之業既廣矣而必為人授之惑既釋矣而必為人解之彼不吾求也不吾受也不吾問也

是自棄自暴者也絶之可也為弟子者道不足於已必於師而求之業未成於已必於師而就之惑未釋於已必於師而辨之彼不吾傳也不吾授也不吾解也是為已而非為人者也去之可也夫如是則為教者誠而為學者篤其能相與以有成也必矣若夫為師者靳怯閉固非有重資厚幣足以動人者未肯一輕示之而輒絶之為弟子者怠惰玩愒非有誦習可以速成者未肯一輕從之而輒去之是則為師者不知所以為教為弟子

者不知所以為學其能相與以有成者鮮矣弊邑雖小而士多好學雖深幽僻遠之地絃誦之聲相聞㑹處之際論文賦詠之外不及乎其他故子弟多成其材況學校有廪餼以養之有師長以教之有有司以勸督之得專心一志以由於學而不暇乎他所務則其所以成乎其材也抑又易矣夫以好學易成之材而又得如先生者以為之師將見士之彬彬然出於一時而盛於往昔時者無疑矣予故道師弟子之所以為教與學有成與

否以爲先生贈者所以激勸乎邑之士子而有望於先生以成之先生必有以副吾望也

懷德説

宋太師中書令范文正公之裔孫內臺照磨以珪生九歲而失所恃既長而失所怙嘗以今之獲授榮名者皆先德之所致也因扁其堂曰懷德問其義於予予曰德莫大乎天地而親之德與天地同天地之德不可名而親之德亦不可名不可名而以名其堂則堂之所存亦

親之所存也是故時乎春也大鈞團埴淑氣咻和飛潛動立以息以萃此天地生物之德也處斯堂而大觀之其能忘父母生身之德乎時乎夏也二氣動盪景凱扇燠披拂長養庶類以育此天地育物之德也處斯堂而反思之其能忘父母養育之德乎時乎秋冬也霜露團結風氣烈栗羣動既成品彙亦實此天地成物之德也處斯堂而内省之其能忘父母成已之德乎是以升是堂也肅乎若親之陟降而出入腹我也僾乎若親之言

笑而辟咡教詔也宛乎若察其疾痾而為之摩抑也恍乎若識其飢寒而為之飲食也懌乎若有所得而喜其能言也戚乎若有所失而懼其或仆也彷彿乎若獨立而趨庭之有間也隱約乎若倚閭而望其未至之有憂也食息也而常若見乎羹墻啓處也而常若見乎几席以至萃嘉賓于斯聚姻友于斯安樂笑語于斯而吾親之德亦恒若著存于斯而不能忘焉然則以珪思親之意其有已乎昔子路南遊於楚累裀而坐列鼎而食以

不及養親為慼而有風木之悲故聖人稱其能以死事盡思焉今君以是而名其堂其亦可謂能以死事盡思者矣雖然親歿矣不可得而見矣雖日具三牲五鼎之養亦無自而進矣然則果何為而可以減其思也歟聖人不云乎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是則親雖歿而猶不歿也懷其德而致其報孰有大於此哉方今聖明以孝治天下善無不録以桂於移孝就忠之道維其時矣

成性說

水之行乎地中流而不息其孰得而名之哉及其泓而停深而明撓之而不混汲之而不竭於是名之曰淵然後人知其為淵而稱之而淵之名始著陰陽五行之理運行而不已也亦莫得而名焉及其妙合而凝而賦物也至静而未形至純而不雜於是名之曰性然後人知其為性而稱之而性之名始立夫淵之所以為淵也人知其為淵而不知其為水之所聚也性之所以為性也

人知其為性而不知其為理之所寓也理者衆人之所同而性者吾心之所獨蓋得於天之所賦渾淪全具無少欠缺孔子繫易之辭曰成之者性也其此之謂乎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性之者不失本然之天而已是即所謂成性也自非聖人則不能無氣禀之偏物欲之蔽而失其本然之天者也然是理之流行具於人心者未甞滅息苟能以知禮存之而不已也則道義由是而出而聖人之域亦可馴至矣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歟之

方以茂以是名其室其知大易之義乎其知孔子之意乎因其來請予言故申其說以告之

習靜說

無錫俞公弁以習靜名其軒且以自號徵其義於予予聞靜非塊然之謂葢有所主而不妄動者也自天地之大以至事物之細莫不各有自然之妙當然之則惟能盡之所以安靜而不擾者固其宜也是故天惟靜也然後運晝夜而不息地惟靜也然後振河海而不洩山非靜

則不能以生草木水非靜則不足以鑑萬類人豈異是哉人以心為主心以靜為本天下之事至於理而止天下之理至於善而止知善之所在則心有定向而不妄動即大學所謂定而後能靜者也譬夫蹈東海者必先知海之所在然後泛江河以趨之而不為斷港絶潢之所惑適泰山者必知山之所在然後遵大道以求之而不為曲蹊斜徑之所移求聖人之道者必先知夫道之所在然後致知力行以探之而不為異端邪説之所亂

則為學之士之所當知也至於農工商賈莫不皆然農惟知夫稼穡播種之候故能安於畎畝而致有秋之望工惟知夫審曲面勢之宜故能安於規矩而成斲削之巧商賈惟知懋遷廢舉之機故能安於貨殖以致居積之富使心有所移則或以彼易此不足以居其業而成其功矣是則天地萬物之妙生人向仰之途莫非以靜而成以撓而廢靜之為道其亦大矣哉子聞公弁平生自處欿然宅心澹泊不務華飾不矜巳誇人安於所履

無分外之求其於静之理必得之而有素者也爲歷述其言以告之公弁慎毋以吾言爲簡直也

冠禮說

徐鎡時用吾友亞卿徐公良玉之子也既冠冬官亞卿廬陵周公爲製祝辭内臺副都海虞吾公又字以勗之少保户部尚書東萊黄公復詩以美之士大夫之長於詩者皆屬而和之時用集爲一卷求予言夫冠禮之始也而冠醮又人道之始也始而不可以不重故古今重

之時用可不知所重哉方其在童子也人惟童子之視及其冠也將責以成人之道焉成人之道與童子時夐異也而自今日始不亦重矣乎時用其亦自念乎其既冠也其敬慎威儀與童子時為何如人之持已也其恭遜禮貌與童子時闕則其進於成人之道也自不容於少怠也茍怠矣則孝弟忠信之道不立闕為人雖冠與童子何異哉以時用公冢嗣也其冠其醮其禮秩焉其見於母兄母兄與為禮見於鄉大夫鄉先生

卿大夫先生與為禮益為其有成人之道焉其為重也如此時用可不知所重哉知所重則必兢業以持其身勤勵以力於學從容於進退周旋之際優游於仁義禮樂之區而可以為人子可以為人弟可以為人臣可以為人少者而其行信於人矣能盡四者之行而信於人所以成人也如是而後可以不負尊府重冠而行之之意如是而後可無媿乎諸公祝之字之美之之情時用勉乎哉吾深有望焉

未齋說

臨川黎近之大家居時力於學問葢欲求古人之心行古人之道不極其至不已也嘗謂人曰吾承累世詩書禮義之澤烏可不知所事事以顛墜厥緒哉於是閉門讀書謝絶人事凡數載學積而行成或曰若子者可無媿於前修無負於古人矣近曰未也文王大聖人也孔子大聖人也於道則曰未之見於躬行君子則曰未之有得況於衆人乎況於吾之闇劣闕者乎乃名其室

曰未齋以示警也及學闕　名益有聞或曰若子之學德之成可以出而仕矣近曰未也漆雕開大賢也韓退之大儒也孔子使之仕則曰吾斯之未能信李翊求其道則曰愈不知其尤未至也況於吾之淺才薄識獨學無成而不可與有為者乎於是乃退休於齋潛心篤志澹然若無意於人世者及其久也聲譽日以著於外卒為知者薦授銅陵丞自銅陵擢令高安所至皆有聲稱士頌其德美民服其教令人曰若子之為政雖

古循吏何加焉近曰未也昔西門豹之治鄴有令名史起猶以為未盡於仁知宓子賤之治單父而民悅孔子猶以為未足於大道吾於二子何能有及焉而敢妄自誇詡以驕人哉於是飾官舍揭以舊名曰吾將益視以自警云由是人皆知之大之力於學而能有始終者作為詩歌以相勸之來徵子言予惟為學之道其戒在自暴自棄與夫半途而廢也苟非甘於暴棄力進而不知止焉則何所為而不成哉故孔子嘗嘆夫有恒者之難

見若之大其可為有恒者歟有恒者孔子之所未見而今見之得不可重哉諸公形之於詩亦所以重之也惜乎予言不足為之大重姑次第其語以廣未齋之義云

叙引

丹房十詠詩引

姑蘇李敏為大醫院良醫居都城南門外地雖闤闠有幽雅之趣圖古聖賢自神農至葛洪為丹房十詠將求士大夫詠歌之恃以示予予聞醫豈易言哉昔人有達

則願為良相窮則願為良醫者夫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而醫之名乃與之並醫豈易言哉敏志於古先聖賢之事迨將有齊芳並美者豈徒玩諸文辭而已哉為賦十詠詩一篇并叙引其前俾續珠玉者繼焉

遥聞古聖賢妙用無端倪今兹丹房中賦咏分十題其一首神農以赭鞭草木温涼俱親嘗由是啓醫藥其二長桑君躬授盧醫方飲以上池水中見身所藏其三孫

思邈捐劑活龍子獻方三十道來自龍宮裏其四葉法
師有鏡如水流照見六腑疾療之無不瘳其五費長房
恒遊汝南市巧遇懸壺公躍入得仙秘其六有桓景奇
士與絳囊九日飲茰酒疫癘因可攘其七董奉居作室
依匡廬愈疾種五杏歲久成千株其八郴井傍上有蘇
丹橘摘葉置水中能愈萬人疾其九扁鵲石乃出高氏
山用之鍼血脈流注皆安便其十金匱書世謂葛洪造
今昔共流傳自是人間寶側惟醫與相勢位逾天淵究

其恤民隱實則同心田李君蘇臺裔濟利得奇術以兹
住京師揚芬萬家室汎掃煉丹房中列圖與書展圖玩
金碧璀璨生光輝盡是古仙人一一總前哲神聖顯功巧
載籍著遺跡願君味至理造詣窮高深聲華與齊等視
古猶視今慎莫重文詞外觀後虛飾珍重紹遺芳上醫
可醫國

送陳太守詩有叙

四明陳公本深永樂中與予同為刑部屬其後予復

入翰林公陞員外郎膺薦出守吾郡在郡有善政九

邑之民仰之若父母及任滿而去也相率訴於藩府

留之藩府以達於朝許之陞其秩正三品還之任以

副民望吁亦榮矣古之人治郡如黄霸邵信臣輩所

以名重當時而傳譽至今者亦不過得民心而已若

公之為政視昔人豈多讓哉其名世傳遠無疑於其

行賦詩贈之且以道故交之意云　詩曰

憶昔在秋官同寅百餘人磊落俱妙年衆中情獨真到

今三十載零落如飈塵相逢各皓首論舊忽悲辛君才既特達膺薦承殊恩高車駕五馬出守濟斯民千里洽嘉政萬室熙陽春草木自生遂黎庶咸歡忻九載報政成鳴珮覲楓宸居民不忍舍封章聿來陳惟皇圖治理眷顧益以臻秩祿既增厚天語猶殷勤饑羸重引領行矣毋逡廵民俗固如舊政化當復新恩榮有若此旭日耀征輪繾綣故交意局促何由申一别會面難有如參與辰聊取尊中酒酌别來通津徘徊岐路側車馬何繽

紛臨行無所贈眷眷平生親

小瀛洲詩有序

少宰抑庵王先生於所居之寓作退休之室具琴書其中四壁圖蓬莱閬苑諸神山扁曰小瀛洲葢寓興於高遠也俾予賦詩予為之賦曰

甲第既宏敞齋居愛幽偏緋徊梁棟間宛在蓬壺山蒼松隱岩岫白日霏雲烟皓鶴天邊來靈飈波上旋偓佺羨門子羽葢何翩翩鳳舞吹洞簫龍吟耕玉田我欲往

從之愧無凌風翰一水邈難即引領增慨然

其二

溟海波浩蕩扁舟何所投微茫見島嶼遥識是瀛洲晴雲覆其上弱水環之流金銀為宫闕瑶草羅層丘仙人空中下可以長淹留日月自往來不知春與秋餐霞吸沆瀣終歳無閑愁借問世間人可有此樂否

其三

流塵飛不到几席净如洗銀甕有瓊漿殽核甘且旨客

來啓華筵歡樂殊未已靈芝滿庭除日出粲霞綺微風泛清香飄拂窓戶裏因之發高詠落紙雲烟起何必會列仙削脯餐石髓自非情曠達取適能如此

其四

憶昔唐帝時學士皆翹英同寅十八友宛若登蓬瀛我皇濬且哲文運勃以興妙選中秘書羅列如天經明公榜中傑聯步得同升拜官玉堂署出入飄華纓凌晨趨紫閣日晏居彤庭看花過上苑視草來西清恩渥沛深厚

不減登瀛名奚必羨仙侶鴻飛去冥冥丹丘在人世服食增遐齡

送樂舞生詩詞有序

神樂觀樂舞生禾川戴尚禮將歸於鄉或勸之曰子方外之士若行雲流水無室家之戀惟其所寓無適非安也奚歸之亟耶尚禮曰吾雖無妻子之慮無貲產之營然亦人耳豈能免祖宗墳墓之思無林泉山水之好哉諸君不能見憐而反相為訾無乃不可乎

予與尚禮交二十餘載矣追思往時遊觀之樂邈不可得於其行也贈之以詞　詞曰

艷秋菊兮花滿枝擬芳香兮泛瓊巵送君去兮南歸風飄飄兮吹衣楚山峩峩兮楚水瀰瀰水有蒲蓮兮山有靈芝山中之樂兮何有窮期悵一别兮天之涯月皎皎兮長相思

像贊

張若金像贊

外貌雍容中心樂易持己無纖芥之邪私接人藹一團之和氣娛情山水之間適意烟霞之趣居文獻之邦為簪纓之裔積書嘗滿於危樓教子遂登於髙第𦂳冠振耀之有名鳳詔襃封之必至惟賢惟徳宜富宜貴享三釜之養於無窮膺九疇之福於咸備

李奎御史像贊

夷坦心胷清和姿宇守禮以持身讀書而好古事非義不為里非仁不處言其文字則人有不如論其操行則

人無不與是以掌教化而賢才輩出職風憲而紀綱振
舉既享榮名復隆清譽是固將進於顯庸而瑣瑣者殆
未可與同日而語也

拙藏章先生像贊

我用其拙而巧藏焉我藏其拙而巧亡焉彼用其智為
巧之過騁巧實拙媒以賈禍君子之守不務其名嗚呼
先生百世儀刑

金御史父像贊

貌温而氣和性淳而心靜優游林泉而於情有適安處鄉閭而與物無競教子掇科而居清要之職荷國推恩而有褒封之命吁此豈非有福有德所以享禄養之榮而膺永年之慶者歟

侍衛王百户像賛

儀刑端謹進止從容有儒雅之意趣存忠厚之心胸列職於侍衛之司而其名自顯退身於幽閒之地而其氣益充瞰西湖之清泚睇天目之高峰或杖屨逍遥於其

下或舟航游樂於其中有子孫以供其養有冠裳以華其躬此所以為太平人物而享福壽於無窮也歟

文江許處士像賛

其貌臞然其中坦然而其色充然其學也有湍洑之詩書其耕也有繞屋之園田其處心也不險不忮其待物也無黨無偏一任人情之翻覆不知世事之糾纏優游林泉之下相將古稀之年有子掇科有孫湍前陶然自得樂乎其天此豈非太平之遺老而享五福之兼全者耶

孫叅政像賛

瀟洒襟懷雍容意氣從師講道必務盡情取友輔仁必求勝已當文明之盛時望雲霄而奮起登名桂籍可不負所學佐政徽垣得行其所志聲譽益以著閒儀觀益以瓌偉殆將享福享壽如山岳之益增而不止於此也

吳謙與讓像賛

温淳氣質夷坦心胸持身謙抑處事從容當至治之明時而無利禄之慕以蕭散之高致而居林壑之中有山

水足以資游覽之適有田園足以備朝夕之供處兄弟而著薛河東之美接賔客而擅孔北海之風臨清流而賦白石望玄雲而撫蒼松塵俗固莫得以攖其慮而世之擾擾又安得與之雷同也哉

戴慎誠思像贊

其儀表瓌偉而脩然其心胸寬厚而坦然其言辭簡直而意氣温然居家庭而以孝友為務處鄉曲而以和睦為先既無心於富貴惟樂志於林泉脩竹蒼松固可與

為侶世情俗慮亦那得而相韋此所以優游於太平無事之時享福享壽又何必假昌陽以引年也歟

宜春楊大尹父仲康像贊

存心忠厚處世和平服今人之衣冠馴古人之性情得遺金而不以自利捐廩粟而不以自矜惟樂乎山林泉石之幽而不慕乎軒冕鍾禄之榮種竹開蔣生之徑教子守韋氏之經是蓋治平之遺逸鄉邦之老成惜乎今不可見矣而徒想望其儀刑也歟

獨孤中郎像贊

觀其貌薾然乎其外探其義充然乎其內蹈規矩而不渝窮經術而不怠其勵操也確乎堅貞其持心也淵乎深粹其言從容而有則其行始終而無愧是以歷官三十餘年無纖毫瑕玷以為之累此豈今世之可倫實古仁人君子之流輩也歟

武官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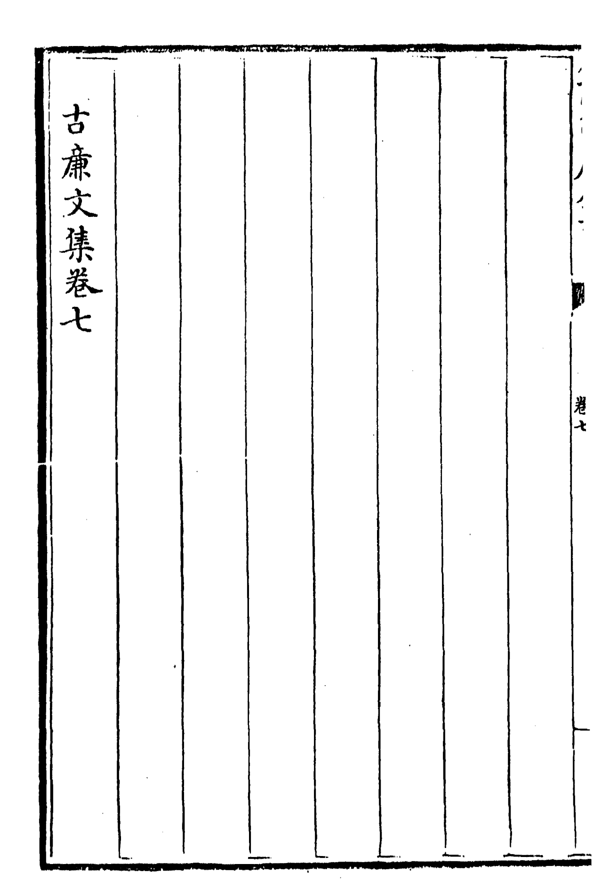
心志和平儀容清偉德善之門衣纓之裔隱居求志而

憺若無為仗劔遭時而奮然崛起攻城遇敵而自不顧身撫降邺順而人感其恵是以際風雲之會而益進益騫受爵命之榮而愈顯愈貴非惟功建於當時而且福庇於後嗣惜乎其今不可見矣徒使後人仰瞻其遺像增感慨而歔欷

張巨川像贊

魁梧奇偉之資慷慨温和之性處已無慾與物無競父母兄弟稱其孝友宗族鄉黨嘉其愛敬教子積鄒侯之

書好客闢蔣生之徑義周閭里有以蘇困窮之人名達
朝廷足以受褒嘉之命千載聲華一生榮慶吁此豈非
仁人君子宜乎其膺福祉享壽考益增而益盛也


古廉文集卷七